

碑坏诗无敌 千古鹤峰尊

惠州白鹤峰风光秀丽,是目前全国唯一可以考证的苏东坡亲自建房之地

文脉走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鹤峰返照”风光旖旎

位于东江之畔,白鹤峰濒临滚滚江水,山上郁郁葱葱,绿波浩荡。2018年2月13日,惠州苏东坡祠经重修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舒适的环境与丰富的人文内涵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游玩。

近日,记者沿着滨江东路登上白鹤峰,途中只见花木交错,清香扑鼻。沿石级而上,不一会儿,可见林婆酒肆与翟夫子舍分列两侧。继续沿台阶上行,来到了白鹤峰顶。进入院内,正前方则是德有邻堂,堂前有一宽敞院落,院中有一口东坡井,旁边立有文物保护牌。据悉,这是除了原来山门前的古阶步道之外唯一的宋代遗存。

左边的院落高低不平,在山间之上建有思无邪斋,此乃东坡故居的书斋,书架上放着一些道真式的线装书。正前方的

书桌后有两尊蜡像,东坡在那里写字,苏过在旁边陪伴,手里还拿着一幅画。思无邪斋的另一侧,建起了一座二层亭阁,上悬匾额“娱江亭”。放眼望去,是宽阔的东江,惠州景致尽收眼底。夕阳西照时,山水生辉,更显风光旖旎,“鹤峰返照”是惠州八景之一。

据悉,2013年,惠州决定重修惠州苏东坡祠,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36万平方米,苏东坡祠主要建筑包括前庭、庭院及东坡井、思无邪斋、德有邻堂、三贤祠、东坡居室、正室等。及相关建筑、东坡馆、东坡亭粮仓等。其中苏东坡祠以“隐于鹤峰,显之故祠”为设计理念,以考古勘察和历史文献为依据,通过岭南园林、岭南建筑予以展示,再现东坡祠的历史原貌。



志愿者为游客讲解东坡寓惠故事 陈向东摄

东坡纪念馆内,剩下「邪」斋这两块碑刻,字迹清晰

文/图 吴定球 李海婵

辞世近千年,大文豪苏轼仍活在世人心中,苏学研究至今盛行。从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到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寓居惠州共两年零七个月,留下580多篇(首、幅)佳作。至今惠州还保存有王朝云墓、嘉祐寺及“两桥一堤”等遗迹。其中,不得不提及白鹤峰东坡故居遗迹,这是目前全国唯一可以考证的苏东坡亲自建房之地。

惠州,因苏轼而闻名天下。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东坡故居经常修缮,瞻拜不断,却也难抵风雨摧残,逐渐消逝。直到2018年2月13日,惠州苏东坡祠经重修后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无数人前来寻苏公之踪迹,证实了宋人唐庚“碑坏诗无敌,千古鹤峰尊”的预言。

鹤峰临江风光秀丽「福地」受东坡青睐

白鹤峰原名葫芦岭。唐开元年间,玄宗东封,有群鹤翔集其坛,于是诏令诸道观皆名“白鹤”,建在葫芦岭的白鹤观因此得名,葫芦岭后改称白鹤峰。

绍圣二年(1095年)传来朝廷对元祐党人永不叙复的消息,使得苏东坡断了北归的念头。他决定终老惠州,“明年筑室作惠州人。”(《与王巩书》)”。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在白鹤峰买下白鹤峰观旧址数亩。

那么,东坡又为什么会把居址选在白鹤峰呢?总括起来,有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风光美。东坡评价白鹤峰“下有澄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观”。幽深秀邃的西畴,滔滔西去的东江,江北成片的荔浦,菊花头附近的大云古寺,峰峦杰秀苍翠扑人的象山和白水山,都可在峰顶尽收眼底。

购地后,东坡作《和陶移居诗》说:“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江山朝福地,古人我不欺。”他认为这是块福地,很高兴地写信告诉友人:“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丘也欤?’”其又说,白鹤峰上,“江山之观,抗、越胜处,但莫作万里外意,则真是,非独似也”。这也说明,东坡认为鹤峰风光与著名的吴淞山水甚为相似。

其次是地势高。白鹤峰在归善县东江畔,“高五丈,周一里”,虽然邻水,却甚清爽,尤其适合东坡这样曾经长期在北方生活的老年人居住。《白鹤山新居凿井》诗云:“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陵劳,易此寝处干。”虽然上山下山辛苦一些,但可以远蒸溽,御暑湿,值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邻居好。绍圣三年(1096年)正月五日,苏轼登白鹤峰,目的是挑选合适建房的地方。在山上,他们邂逅了居住在那里的惠州秀才翟逢亨。翟秀才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给东坡父子留下美好回忆,二人写下了和陶《游斜川》诗记当时情景。从东坡“有口可饮,何必逢我俦”的欣欣然中,可以想见当时宾主执手之欢愉。白鹤峰居民中还有一位以卖酒为业的林婆。东坡在《白鹤山新居凿井》中说“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在《和陶答庞参军》又说“无酒沽我,或乞其邻”。这个“邻”,指的是林婆。林婆心地善良,好助人所难,给了东坡不少的方便和帮助。

东坡寓惠期间,也常感赞惠州民风淳朴、古道热肠。“邦人劝我,老矣安归”,当地人对于东坡在白鹤峰筑室终老深表同情和欢迎。“道俗来观,里间助作”(《白鹤山新居上梁文》),在东坡动工兴建新居时,他们又纷纷前来给予帮助。设计新居时,苏东坡把新居正厅取名为“德有邻堂”,显然有感于此而发。

历时一年倾囊建造东坡「筑室作惠州人」

看中白鹤峰后,苏东坡果断地把建房的计划付诸行动。当年六月,他派遣儿子苏过到河源伐木作梁,自己留守白鹤峰,事必躬亲,“费用百端,独力干办”。历经艰辛,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居有客厅“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斋”,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并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

苏东坡的新居在白鹤峰顶上,峰顶距离江岸边有百米之遥,生活取水十分不便。迁居白鹤峰之后,苏东坡便雇人凿井四十尺乃得泉,作诗“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二语。此井打出水后,东坡还邀林翟二邻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东坡营建新居,非但不假他人之手,也不占别人或公家便宜。当时,社会上有所谓小风传东坡建房得到不当资助,远在韶关南华寺的长老重辩为此写信来问究竟。东坡清楚地向重辩说:“囊中薄有余资……到此(按指惠州)已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材料工钱,皆分外供给,无毫发干挠官私者。”

为了营造白鹤峰新居,东坡几乎花去了所有积蓄。在新居落成前夕,他写信给当时的广州知州王古(仲敏),不无忧虑地说:“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



设计新居时,苏东坡将正厅取名为“德有邻堂”,盛赞新邻居居古道热肠 刘汉新摄

宋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东坡父子从嘉祐寺迁入新居。长子苏迈带着苏过的妻子也从宜兴(今江苏省宜兴县)前来团聚。平时,东坡可以到邻居翟秀才家去聊聊天,到林婆家去除酒癖,还可以到白鹤峰下的东江边去钓鱼。正如他在《答毛泽民书》中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

在苏东坡的诗作中,不难看出他对于新居落成的喜悦心情。宋绍圣三年十二月,胞弟苏辙得知哥哥的白鹤峰新居落成,特写了《寓居六咏》以示祝贺。苏东坡写了《次韵子由所居六咏》说:“新居已覆瓦,无复风雨忧”,可见常年遭受漂泊之苦的苏东坡以为终于有了安享晚年的地方。

可惜好景不长,苏东坡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中,才住了两个多月。一道皇命,就匆匆地把他贬往天涯海角的海南。

文人雅士仰慕之地 建议苏迹连线成网

数百年来,苏东坡祠一直是各地文人雅士仰慕之地。无论是朝廷命官或是过往游客,“凡莅兹土者,下车即谒其祠,莫之或缓”。惠州府和归善县的重要官员到任后即行拜谒东坡祠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

文人更是留下诗文书墨无数。自东坡之后,白鹤峰东坡祠是惠州文艺的重要产地。这些作品,涵盖了自宋朝至当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品的体式包括碑文、游记、诗词、楹联、书法、绘画等,无所不有。

以清康熙《归善县志》卷21《词翰志》为例:该志收录了43位作者的51篇文章,其中题材直接涉及白鹤峰苏祠的有7位作者的8篇文章。另外,至少还有7篇与其他苏迹和苏著有直接关系,两者合计占所载文章总数约三分之一。

诗作的情形亦大体如此。《词翰志》收录了自北宋末年至清康熙十年间134位作者的诗作235题280首(苏轼本人作品除外),其中直接以白鹤峰苏祠为题材的有作者34位,作品36题38首,如果再加上诸如吟咏合江楼、西新桥、六如亭等苏迹的作品,则各项所占的比例不低于四分之一。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苏东坡和东坡祠在惠州人文历史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惠州人对苏东坡更为敬爱。每年从十二月五日朝云诞到十九日东坡诞期间,地方多立会祝寿,人们结队前往东坡祠和朝云墓祭拜,画舫游湖,登高野宴,府县两城热闹非常,有如庙会,成为惠州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民间还广为流传着“盗歌东坡”的故事。宋绍兴二年(1132年)冬,“虔寇谢汝达犯惠州,归善县城居民官舍焚荡无存,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修葺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宋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0)。可见,连盗贼强人都十分尊崇苏东坡。

历代惠州府和归善县的行政长官大都重视对白鹤峰东坡祠的保护。据粗略统计,在800多年间,对白鹤峰东坡祠的重建修葺、扩增配套不少于34次。白鹤

东坡祠除了有德有邻堂、思无邪斋和东坡井外,邑人还先后增置了砾池、墨沼、疏畦、药圃、睡美轩、来问所、娱江亭、王子霞影堂等。

随着岁月的流逝,白鹤峰先后成为约瑟医院、白云医院和广东省惠阳卫生学校所在地,连“白鹤峰”这个地名也在地图上消失了。多年来,惠州乃至全国各地学者曾多次呼吁在白鹤峰重建东坡祠。随着2012年9月卫生学校的搬迁,重建事宜被提上日程。

“东坡故居是东坡寓惠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最具标识性的建筑物。”惠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祝基棠认为,东坡一生自中自购地建屋只有两次。在儋州,是被逐出官舍无处可居时被迫购地筑室,历时仅2个月,此遗址后来无法确认。在惠州,从选址购地、设计、监督施工,花木栽种,东坡亲自亲为,历时近一年。可以说,白鹤峰故居是东坡平生最有代表性的自署自建的住所,生动地折射出东坡的审美情趣、人生价值取向和精神道德境界,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除东坡故居外,东坡在惠州的遗迹保留至今的尚有苏堤、西新桥、王朝云墓、六如亭、东坡钩矶等。近年来,合江楼等建筑先后重建,斥资数百万元。此外,目前有关东坡故居的资料与信息比较丰富。除了东坡等人有关作品的描述,还有不少府志县志的记载,群众的口口相传,民国的照片、画图。祝基棠建议,要整合苏迹,连线成网,形成内容丰富真实的东坡寓惠胜景。

近日,记者在东坡纪念馆内,大量藏品展示东坡寓惠生活

文脉论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惠人何时建祠纪念苏东坡?

宋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苏轼遇赦北归至广州,苏迈携眷弃屋从之而去。据明杨载鸣《东坡祠记》记载:“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因此,不少专家认为,从那时开始,惠州人为了纪念苏东坡,便将东坡故居变成了东坡祠。

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艺大师刘汉新却有不同看法。他解释说,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年-1110年),苏东坡等309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史称元祐党人碑。凡是被刻上党人碑的官员,书画作品全都被禁。官府又以严禁禁止民间收藏。当时苏东坡的文章、字画、诗文、题记也被大量销毁,他的著作也禁止刊印。在这样的背景下,惠州人恐难“建祠祀焉”,“至少是宋孝宗追谥‘文忠’后,也就是乾道六年(1170年),惠州人才在东坡故居旁边新建苏文忠公祠”。

刘汉新是土生土长的惠州人,祖居位于归善县衙前壁处(即白鹤峰下),从小喜欢到白鹤峰玩耍,一直关注研究苏东坡。他认为,当时惠州人应该是在东坡故居旁边建立苏文忠公祠,而非是在其故居之上。“苏东坡并未卖掉房子,按照管理而言,纪念他人不会在居住地上建公祠”。因此,刘汉新认为,如今的东坡祠应由两部分组成,即东坡故居与苏文忠公祠。



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鹤峰纪胜图”(翻拍)

一批东坡祠的诗碑石刻至今留存

近日,记者在东坡纪念馆看到,一批东坡祠的诗碑石刻留存至今,如德有邻堂、思无邪斋等。这些都离不开伊秉绶等人的摹刻,才让世人得以一窥东坡原书法的概貌风采,领略其人文内涵。

在纪念馆负一楼展示区,可见“德有邻堂”四字分刻在四块石头上,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据说“德有邻堂”的牌匾原为木制,清嘉庆六年(1801年),惠州知府、书法家伊秉绶将其摹刻上石。伊在跋中说:“苏文忠公以宋绍圣三年营新居于白鹤峰,书此额流传至今,虑其朽也,摹勒上石。”到嘉庆年间,东坡所书之匾仍在,而今却不知去向。伊秉绶摹刻后,将其嵌在白鹤峰东坡祠的墙壁上。

不少文人墨客游白鹤峰时曾留下印记。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名士关槐书写了“冰湍”两字,并刻石立于东坡井旁。“冰湍”两字,取自苏轼《白鹤峰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记其事后的“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记者在馆内看到,石刻损毁过半,现只剩“湍”字。

文脉链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